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二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元旦朝班左翼人員並不按班排立三五成羣前後錯雜往来此係大禮之地乃都察院所專司伊等理應拏參著將元旦左翼站班之御史交部察議嗣後行禮排班之處於左右兩翼各派侍衛四五員令其管轄若有如此行走之人御史即指向侍衛令其拏參特諭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諭八旗文武官員人等國家念爾等祖父皆屬從龍舊臣著有勲績故加恩後裔量材授官兾收心膂驅策之效爾等自當恪守官箴勤勞王事建股肱之盛烈垂清白之家聲庶幾上以仰報君恩下以顯揚世美乃每見旗員居官賢否雜出不能悉體朕意由筮仕之初輒謂旗人與漢人不同漢人無累可以硜硜自守旗人則本旗官屬需索多端親族往来責望甚衆萬一任滿又不免

有當差之累自此念一起百弊叢生不以忠君體國為心不以曠職殃民為懼潛通賄賂恣意苞苴惟期囊橐之充盡喪廉隅之守殊不思國家察吏廉者奬貪者懲滿與漢無二法也爾等果能潔已奉公始終一節休聲丕著惠政日聞朕自當從優擢用以示奬勵凡所過處皆可不必如其不然則法網難寛縱家擁厚貲安能坐享乎至於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為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途進身者又祇儌幸成名不能苦

心向學玩日愒時迄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器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沈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糜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朕特加諄諭自茲以後出仕者各宜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人人以廉能自矢不得藉漢人無累旗人有累之說以遂其罔上行私之術八旗子弟各習其業文則潛心制義博覽詩書務求用世之實學武則嫻習弓馬講究韜

畧預儲閫外之良材茍謀一業必思一業之成則人無廢業將授一官自獲一官之用而國無曠官矣且各崇儉戒奢安分循禮父以誡其子兄以誡其弟與其恣情縱意博一日之豪華何如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與其蕩檢踰閑作無藉之匪類何如謹身寡過勉有用之事功以報朝廷以綿世澤以敦風俗以保身家顧不美歟大雅之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葢欲疏附先後之子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也爾八旗皆佐命後昆深

願克紹前修榮名悠遠國家亦重有賴焉其各欽承毋忽特諭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八旗大臣等以賞給護軍校驍騎校及兵丁等喜喪銀兩事會議具奏奉

上諭膳房茶房執事人等甚屬緊要其侍衛著照護軍校驍騎校例其執事人著照護軍前鋒例遇有喜喪之事給與恩賞銀兩再此項銀兩若於五日一次支領恐貧乏兵丁其喜事尚可稍待若遇喪事必致窘迫著八旗

滿洲蒙古都統等合支銀五百兩存貯印房一遇有事即行給發其事件緣由及所給銀兩數目於月底造具清冊交內務府彚算其一月內所餘銀兩若干於下月支領之時找足五百兩之數存貯特諭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都統拉錫以教養兵丁之缺於旗下閒散滿洲內計數挑取之處具奏奉

上諭這所辦理甚為詳悉著別旗亦照此挑取前爾等所議按甲喇內挑取之處尚未詳盡仍遵朕從前所降諭

旨於旗分内挑取為妥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初九日奉

上諭三年一次舉行大計軍政此内有應革職者若俟部議具題奉旨之後方行解任其地方遠者為日甚久劣員預知被革恐其恣肆妄為嗣後舉行大計軍政之時有應革者即令解任若具題之後或有免其革職者仍可再行補授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因八旗拖欠庫銀前曾降有諭旨其後朕御乾清門又向八旗都統面降諭旨大臣等俱已知其式樣乃遲之既久並未查明具奏正白旗都統拉錫甫授伊為都統於兩月之内即將該旗庫銀徹底清查所奏甚詳朕但令一二人償還其餘盡行寛免此即將朕之滿洲成就之功也賞伊拜他喇布勒哈番尚為過薄且將正白旗式樣已經交與大臣等並未照依具奏只鑲藍旗多羅貝勒阿布蘭曾將減半償還之處奏聞今朕之所

以降此旨者欲令知悉並非欲令多償銀兩豈獨正白旗之人係朕之臣下他旗之人皆非朕之臣下耶伊等專於巧飾隱瞞借貸庫帑仍領俸銀乃猶推諉不還此等人豈可寛免若不懲治則從前償還之人轉屬不合矣將此一二人責令償還以愧之者欲以為後人鑒戒使不敢仍然作弊故也且朕將數百萬銀兩俱已豁免豈有惜此數萬銀兩之理將朕此旨詳諭八旗都統等知之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鑲藍旗所有親王二郡王二世子一貝勒一鎮國公一輔國公三所開伊等領過俸銀只一萬餘兩或伊等有罰俸扣俸之處應將情由註明不然將未領俸銀之人不開其名亦可今既併開未領俸銀之人其所領俸銀之數又甚少參雜並列甚不明白難於查閱因王等皆係朕所知者是以看出若官員兵丁所領之銀亦似此參雜書寫如何查閱嗣後八旗有以此等事件具奏

者俱著明白開錄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兵丁不能置備器械者滿洲佐領八十一分內兵丁二百一十三名蒙古佐領三十分內兵丁九十六名漢軍佐領三十二分內兵丁八十名共計三旗兵丁三百八十九名著照依正白旗滿洲例賞銀令其置備其餘他旗賞銀置備器械之處即照依正藍旗所奏佐領下人多寡定其數目照數動

内庫銀兩賞給此非計其佐領行賞都統等務應身自詳查視其實係不能置備之人賞給令其置備其鑲白旗滿洲兵丁等器械雖經世子弘昇奏稱所缺無多已將養馬銀兩那移給與但他旗俱行賞給若不賞給伊旗伊旗下人必怨弘昇矣著仍行賞給或補給拴養馬匹之人或給兵丁置備器械或器械已經置訖存貯以充公用之處著弘昇酌量辦理今雖賞給銀兩令其置備器械但於今年十月内點看一時争相置買其價必

然倍增未必今年即能備具令於今年十月㸃看一半明年十月再行全看如此則價值不至騰貴而兵丁等亦易於置辦矣但今年㸃看一半其餘一半明年㸃看其中有那移頂替者亦未可定著於明年㸃看時即行閱看兵丁或朕躬親閱或派王大臣閱看之處著八旗都統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再從前曾經禁止質當盔甲器械等物令再嚴加禁約交與八旗五城於京城内外當舖中所有盔甲器械著以来年正月為限

此時稍寛其期俾得辦理完結正月以後朕派侍衛官員乘其不意將各當鋪稽察倘經察出務將五城官員及開當鋪人質當之人併該管人稽察人等從重治罪不可不預申禁約或有不肖之徒借此訛詐開當鋪人亦未可定併應嚴行禁止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都統富爾丹等以拖欠新舊公庫銀兩事件具奏奉

上諭據爾等奏稱原任察哈爾副總管阿思哈尼哈番碩

塞名下所借銀兩僅扣俸銀一季遂因罪住俸未曾清還所欠銀一千四百三十兩碩塞故後伊子襲職因年幼未曾當差無俸可扣於是奏請寬免此即不明白處朕之所以施恩但可寬免指俸借銀無罪人內之不能償還者若將因罪住俸之人概行寬免則有罪之人轉得儌幸是乃斷然不可寬免者也此外若仍有因罪住俸未經償還者其住俸幾年之處俱著查明務令畢償不准寬免再拖欠公庫銀兩未清之旗分內有似此因

罪住俸者亦俱查明將令其償還之處議奏爾等如此瞻顧希圖儌幸之人所奏事件朕必詳悉查明斷無輕易閱過之理特諭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朕以八旗滿洲等生計時廑於懷疊沛恩施其縱肆奢靡飲酒賭博於歌場戲館以覔醉飽等事屢經降旨訓誡即諸臣條奏所請應行禁止之處亦已施行令其禁止凡朕所降諭旨及各項禁約務須將其利獘詳行

剖析明白書寫於旗下每佐領各頒一張嚴示衆人各都統亦宜時加訓誡謂主上屢念八旗滿洲等生計種種恩施不一而足各宜安分遵守儉朴之道力改奢靡賭博醉飽於園館等事洗滌惡習以求副主上降旨訓諭仁愛之至意倘不實心感戴不學為善不遵法度則一生徒自暴棄不但終於下賤且無益於生計而有害於其身任主上作何恩施何益之有况主上頻勞心慮諄諄訓飭者係為誰哉爾等誠宜省悟日夜仰戴歡然

遵行凡滿洲儉朴之道及清語騎射當差行走操演技藝嫻習禮儀等事皆當盡心努力學之或有不改前愆不遵法度之人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以警衆人併將此語書寫不時傳示稽察始為有益不然但於朕降旨時暫申禁令久而遂輟亦何益哉將此傳諭八旗都統等知之特諭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派往出牧之大臣等奉

上諭每年派往出牧之官員兵丁内竟有不去者即馬匹

駝隻俱不足數此朕所悉知也其官員兵丁有於邊內
閑住者亦有於邊外閑住者若此次派往之叅領及官
員等優者大臣等即行保奏不及者即行叅劾至於爾
等在外如何行走之處朕自然得知特諭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兵部將允禩奉使口外不肯
前往於十二月進張家口揑稱有

旨令其進口居住之處奏

聞奉

旨交康親王允祿議奏允祿議以作速行文令允禵仍舊前往奉差之處併將不行諫阻之長史額爾金交部議處等語具奏奉

旨覽所奏殊為多事允禵於中途私回不肯前往原奉差遣之處令又何必令其出口若仍令出口似朕有意將伊逐徃嚴寒之地矣朕若遣徃自必令伊前赴喀爾喀地方伊既已進口亦聽其自便至額爾金原非允禵意之所重現今指使允禵之人尚未處分額爾金何必治

罪著允禩再議具奏允禩奏請將允禟革去郡王撤其所屬佐領沒入家產解回交宗人府永遠禁錮奉
旨所奏著交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議政大臣詳議具奏允禟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文學武藝蒙
皇考訓諭數十年終於一無所成平生無一事可以上慰
皇考聖心貽
皇考一日之悅豫抑且賦性陰險朕兄弟中最為微末無恥之人既不自知其庸懦無能又不肯安分守已恣意崛

强覽廉親王所奏允禩惡蹟似無虛語數十年来朕諸
兄弟
皇考何嘗藏諸深宫之中各人行誼昭然在人耳目不惟朕
之兄弟知之舉國孰不知之耶諸王大臣等務期各秉
公忠維持大義自出意見議奏倘稍有迎合之念及苟
且照廉親王所奏議覆之處豈特隳壞爾等臣節更有
何顏瞻拜
景陵且廉親王所奏或出至誠或蓄他志在朕猶自遲疑未

信此事惟賴諸王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具奏諸王大

臣奏允禩奉使不肯前往詐傳

旨意私自進口不法已極應革去郡王撤回佐領交宗人

府永遠禁錮臣等所議實秉至公即有

諭旨寛免允禩臣等不敢奉

詔奉

上諭此事交爾等公議欲識諸王大臣之意耳如欲治允

禩之罪則竟治其罪矣朕非不能執法之主豈有委爾

等治罪之理覽諸王大臣議奏朕非鄙薄爾等所見實有不到允禩朕弟也國法具在犯法即應治罪朕豈避加罪於弟之名而委之於人乎允禩之事交與允禩者特以觀其如何處置並無他意向來允禵允禟允禩等俱奉允禩為師伊所指示即便遵行故朕望允禩教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反激成伊等妄為朕所差遣之處竟不前往私回觀望居住口外數月又稱奉旨進口如此不法任意妄行皆由允禩指示其意惟

欲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允禩見小不明大體
豈知此等無理無義乖戾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
昭朕無私之善政何礙之有經史謂社稷為重君次之
若令朕躬有過無益於

社稷諸王大臣以

社稷為重做伊尹放太甲之所為朕亦視為忠愛之臣若諸
王大臣官員軍民人等戴朕如父母畏法如雷霆則朕
躬上闕

社稷茍無益於朕躬即無益於
社稷矣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懼朕當
以
社稷為重雖係兄弟亦難顧惜朕自當明罰勑法俟降諭旨
此事諸王大臣理應將允禩素行與今所作之罪明白
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等治罪之處請旨
定奪朕自降諭旨豈有以朕弟而聽諸王大臣擅自定
議之理乎此權亦不可付之諸王大臣也特諭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奉

上諭爾等議奏公庫及一切虧空錢糧事件朕俱閱訖夫懲勸之道甚為緊要頃者朕所賞賜寛免銀兩不下數百萬豈有惜此無多銀兩之理朕亦為法律計耳此等之人若不定其處分則不肖之徒何由知所戒懼爾等所議有令入辛者庫之語其中有係五旗王等包衣佐領辛者庫之人伊等之身既在辛者庫似此又以何罪治之爾等將此公同會議或應發遣黑龍江或應發遣

船廠如議令入辛者庫將此等人之子孫永不敘用不許為官一切考試捐納等處俱行禁止登記檔案其巧於隱瞞産業之人至入辛者庫雖悔亦無及矣若實係産業俱盡不能聊生者令入辛者庫俾得錢糧反為有益於彼再此所議之處内有應於他旗互相催追者亦明白查核即如爾等漢軍旗分所應催追等事大臣等交與叅領叅領又交與佐領徒有其名於事無益希圖朦混塞責如此則事何由得結誠如馮國相明白辦理

理宜議敘官職以為旌奬如本身亡故即加恩及其子嗣再石文英馬三奇等俱係瞻徇情面将不能償還者即著令伊等賠補伊等若再不能賠補之時即将伊等妻子亦入辛者庫爾等将此逐一明白分析議奏如此則一二年間此等事件俱得明晰而自後亦斷無此等事件矣特諭

雍正二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因朝儀不肅曾屢降諭旨嚴飭刑部司官李建勲

羅植朝賀失儀此二人違旨大不敬本應立斬但念即
位以来立心不以已意輕殺一人且係立法之初故令
監候秋後處決以觀衆人知畏法與否若衆人仍不畏
法秋後定行處決以為大不敬者之戒則此二人乃衆
人殺之也後於獻俘之日見班行整齊祭壇之日亦皆
敬謹夫二人之可殺者欲以明法也今既人人皆知遵
法是法已明矣則犯法之人可從寛宥乃衆人生之也
可將李建勲羅植免罪釋放勒令回籍并行文該地方

官勿令出境將此旨交與內閣傳諭大小官員知悉特
諭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七十馬爾齊哈常明等皆黨緣妄亂之人伊等俱廉
親王之黨七十原為阿靈阿謀主各處鑽營阿爾松阿
視為恩人在戶部時專主戶部之事今在刑部又專主
刑部之事凡小有才者俱引誘入黨愚懦之流俱恐聾
入黨常明業已正法伊等俱在八旗王大臣并近侍人

家或用逢迎或用離間如此暗地鑽謀者尚有數人但不遇事發朕亦不深究伊等畏懼悛改則已若仍固執不改伊等斷不能掩朕之耳目必將伊等正法七十自漸墅關差回京隱匿半年任内多收税銀數萬朕俱寛宥止令出銀數千兩與朕弟莊親王修理府第理應踴躍効力乃竟不感戴寛宥之恩竝不上緊全完未完之項至今不肯交納且又造言怨望因此莊親王具奏朕著莊親王將七十圈禁伊府内令其交納無論何人求

爾爾即奏聞七十仍復怠玩反營求裕親王差蘇克肫囑托布達世照看朕御極之初即諭諸王大臣曰彼此結黨互相戕害甚屬惡習爾等當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姦黨無自而起善者朕所嘉美爾等若一體嘉美之則其人愈加鼓舞以向於善他人亦企慕效法之矣惡者朕所賤惡爾等若一體賤惡之則其人無地自容亦可望其悔悟悛改矣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朕雖未能為仁人羣臣當輔朕以成

仁人果能盡言規諫朕並無所拒抑也昔日
皇考時凡被譴責之人其人轉似建立功勲頓加榮耀衆皆
隨聲附和稱為寃抑素有仇者亦觧其仇素不識面者
轉成相識本人亦忘其有應得之罪隨衆自稱寃抑誠
為惡習人臣事君當同德同心協力和衷乃國家之福
如果遇桀紂之君不得已亦當為王子比干之事既不
能致身盡忠直言進諫又未遇桀紂之君何故競效此
最下惡習有何益乎朕甚不觧其故孟子曰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如象之弟尚且如此況君臣之義乎瞽瞍為父舜號泣於旻天而底豫者誠之故也今君若罪及無辜濫用宵小既不能於君前矢忠進諫惟退有後言徒令我朝君臣貽笑於天下萬世而已豈非至愚極陋今將是非所在聽君上之自為王大臣等專擅行私於下可乎如此則意見不合者不得已各自為黨矣欲除朋黨之源舉國内外共為一心既為一心則是非與子一人同之朕有過誤大臣盡忠諫諍朕若不能用其讜論

鑒其忠心即桀紂之君也大臣即效王子比干之所為亦足垂名於萬世矣何故行此無父無君小人之行朕在藩邸甚惡此風斷不為其所染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亦即此故令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使衆心離散希圖儌幸成事耳雖然伊不過作此妄想豈能如其願乎古人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皇考每以此語特指廉親王言之即今朋黨之人尚猶未息即如抄沒石文桂家產時大學士馬齊不知從何處得

信於先一日晚間密告之俾得預為之地伊係
皇考任用大臣年髙如此豈宜如此行事此乃不知君臣大
義之輕重效法衆人惡習所致誠知大義即父子豈可
相顧此等之事難以枚舉如七十等黨緣妄亂之人若
不將幾人處斬則法不能行理應將七十即行正法現
令審理搜查家產俟查完之時著阿爾松阿馬爾齊哈
奏聞七十著革職拏交阿爾松阿馬爾齊哈聽其作何
處分阿爾松阿馬爾齊哈即往七十家查其家產雖細

微物件不得藏匿阿林保布達世亦往協助其所查之家產仍給莊親王為修府之用諸王大臣等此後專心一志輔翼朕躬成全仁人之名同好其所當好同惡其所當惡如仍固執不改各為一是非朕亦不得不加誅戮今青海之人弟兄骨肉相殘貽人恥笑若必致朕誅戮宗室有何好處爾等謹識朕言實心奉行以副朕好生慈愛之至意此事可遍諭八旗文武大臣官員知悉

特諭

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理朕以誠心祈禱猶慮

上天不即感應乃一應人等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

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

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

經求雨尚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

妖言惑衆治罪著該部通傳八旗五城嚴行禁止特諭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刑部將毆斃家人之護軍九

哥照例定擬具題奏

上諭覽九哥毆斃家人達子一案達子並無兇惡別情只緣酒醉之故伊主即行毆斃殊屬暴戾九哥著枷號三個月鞭一百達子之母與伊妻所供之詞甚屬可憫俱著從伊主家開放嗣後遇毆斃家人事件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刑法者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為治之要也朕御極以來讞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来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必加毆責甚至傷體斃命以致奴僕畏懼逃遁者頗多奴僕至於背主而逃即緝拏追獲亦難信任使令夫奴僕雖賤彼亦人子况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致其無容身之地耶朕於刑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略有可恕者俱行寬免從未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殺一人臣下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且奴僕奔走服役勞

苦殊甚兼其質本愚昧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原宥即有酗酒為非之人雖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暴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宜待下以寛不得擅自毆死家人以副朕仁愛生人之至意特諭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近將官員等違越定制之處雖經禁止聞得外間仍有品級未到之人前施引馬及馬項懸纓者此皆八旗

都統等但嚴查於一時未幾即忽略怠緩以致法令易
於廢弛將此交與都察院及八旗都統等嚴行禁約不
時稽察務令久遠遵行特諭

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

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初御
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為戒今
一年以来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户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無
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立深
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内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
年在朋黨之内今日何顔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
命朕纘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之
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竝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寳位爾等亦

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户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常訓誡行事共求當理諸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托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共相贊成朕為天下之令主也諸臣不負朕朕豈忍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之處或不能保其將来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或寛貸之處人有不能知者即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未隨意輕加呵斥如七十之惡亂舉國皆知發遣在道竟寛其械繫臨行時王大臣内多有贈遺此朋黨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而是其黨者庇

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寛大罪不加衆倘自干罪戾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書云禹拜昌言朕即效昌言之拜以求爾等斷絶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躬有過此朕所厚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況君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

之恩下為身家子孫之計各勉之慎之特諭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請於船廠地方建造

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等語具奏奉

上諭文武學業俱屬一體不得謂孰重孰輕文武二者兼通世鮮其人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惟賴烏拉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今若如此崇尚文藝則子弟之稍頴悟者俱專意於讀

書不留心於武備矣即使百方力學豈能及江南漢人何必舍已所能出人之技而習其不能及人之事乎我滿洲人等篤於事上一意竭誠孝於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窘迫不行無恥畀鄙之事此我滿洲人之善行也讀書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讀書而不能行轉不如不讀書而能行之人也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畧耳並未嘗恃虛文之粉飾而凡厥政務悉胳合於古来聖帝明王之㣲猷竝無稍差不及之處覲此

可知實行之勝於空文矣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豈不勝於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歟今若崇尚文藝一概令其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以至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於其間成兩無所用之人耳爾等理宜遵朕從前所降毋棄滿洲本習之旨專令兵丁人等各務實行勤學武畧以敦儉樸之習何必留意於此等無有實效之處以貳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徒事於虛名也此皆妄聽發遣罪人內稍能識字

之匪類不顧大體肆言搖惑之所致耳豈但建立
文廟考試生童即立學亦屬多事果能盡心鼓勵有成得
材勇卓越者數人備朕之用俾為侍衛大臣以保障國
家收股肱之效較之成就一二駑劣無能貽笑於衆之
生員以備朕用者遠勝也將朕所降諭旨及此奏請之
處曉諭烏拉寧古塔等處人等知悉並行知黑龍江將
軍共相勉勵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可稍有疑貳再通行
京城八旗人員知之在京滿洲人等與盛京烏拉等處

之滿洲不同文武二藝俱為不得不學之事如果二者
兼優之人朕必重用但人之能精一藝者尚少二者俱
優自必更少矣倘不能造詣是徒於其間成一無用之
人也滿洲子弟雖教以讀書亦不可棄置本習果有可
學之子弟務須加意教訓俾其精詣優通或雖令學習
不能望其精詣者仍應令其學習滿洲之武畧騎射勿
但崇尚文藝以致二者俱無成就而以滿洲之武略為
可鄙也惟我滿洲本習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所宜

敦勉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諸王大臣等奏蒙

恩頒賜

御製朋黨論敬謹實心奉行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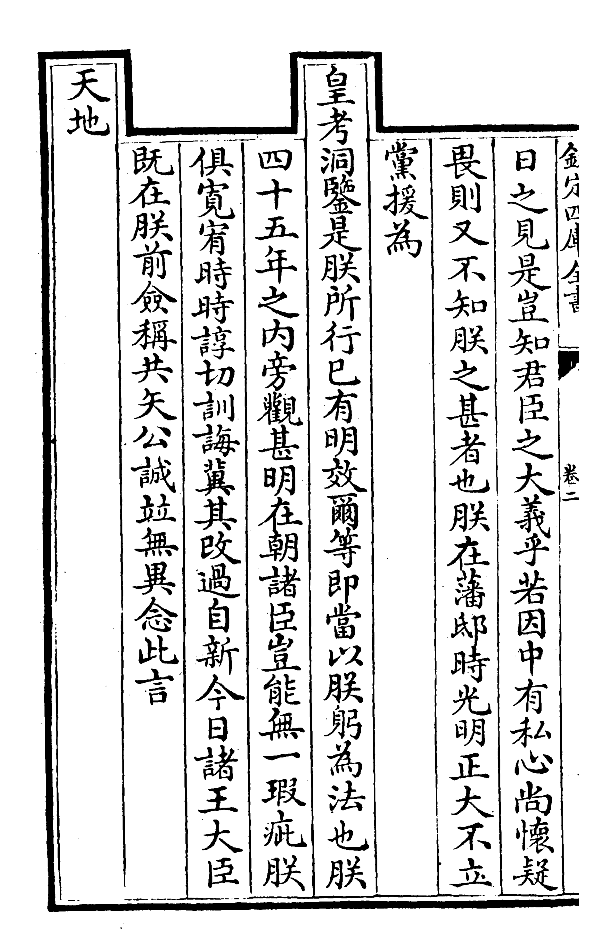
上命近侍恭設香案

名諸王大臣進見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未知衆意僉同否抑出於二三人

之意而衆人附名同奏者歟今爾等既稱衆意僉同朕

心深為慰悅爾諸臣但能如陳奏之言實心奉行不但
朕之福即
宗廟
社稷之福亦爾諸王大臣之福也朕受
聖祖仁皇帝付托之重繼登寶位朕之身上承
祖宗之大統為天下臣民主爾等應以大統視朕躬不應以
昔日在藩之身視朕躬也若朕居心行事有一時一端
少存當日意見即朕自輕其身爾諸王大臣若尚存當



日之見是豈知君臣之大義乎若因中有私心尚懷疑畏則又不知朕之甚者也朕在藩邸時光明正大不立黨援為

皇考洞鑒是朕所行已有明效爾等即當以朕躬為法也朕四十五年之內旁觀甚明在朝諸臣豈能無一瑕疵朕俱寬宥時時諄切訓誨冀其改過自新今日諸王大臣既在朕前僉稱共矢公誠竝無異念此言

天地

祖宗實鑒臨之廉親王允禩即代朕焚香以告嗣後爾諸王

大臣等果能同心奉公協立襄贊

上天必加默佑不但身受厚福餘慶且及子孫若或心懷異念退而違背禍必隨之豈能倖免乎朕惟望爾等一德一心輔佐朕躬為天下令主若朕行事偶有闕遺爾等或面折廷諍或密封陳奏朕必嘉納至諸臣中有誠心為國者衆人當重禮優待之其有心懷二三者當儆戒愧勵之以期君臣交勉共臻上理庶今日諸王大臣所

奏不徒托之空言也願爾等共勉之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都統拉錫以二等侍衛武
爾登額越分妄用引馬之處參奏奉

上諭這所奏甚屬可嘉舉國大臣悉宜如此留心整飭國
法竭誠以輔助朕躬此事豈可謂伊妄行告訐發人細
事不能推廣主上寬仁專引君於刻薄耶凡此賦性卑
鄙諂媚畏縮市賣國法欺瞞君父專私其身全不為國
奸偽險惡罪不容誅之小人等妄行議論無理之言何

足顧慮大臣等悉能仰副朕旨遵奉國家法度隨在整飭何患事無成效倘有不應禁止事件國家大臣悉有陳奏之職理宜奏請罷其禁止且其禁止事件皆係大臣等所議行者乃視之如戲仍有恣意違禁妄行之人大臣等雖目覩其事竟佯作不知笑而置之是何道理朕實為大臣等羞之大臣等如各引大義遵奉朕旨勤勞公務亦聽爾等如存心甘為卑鄙奸偽欺君賣法罪不容誅之小人則朕亦無可奈何二者任大臣等自擇而

行可也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八旗文武大臣官員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奉

上諭八旗現在軍前與派在圓明園及長槍營之前鋒校護軍校等員缺爾等於護軍前鋒内甄别著朕所派之王大臣等驗看帶領引見按原缺委署令其帶翎仍食錢糧如此則管轄有力遇有前鋒校護軍校缺出即將伊等補用特諭

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凡驍騎校之兼在執事人處行走者因該佐領下事務緊要由執事人處退回在各該佐領下辦理事務此事曾經有人條奏其中或有營求請托之人亦未可定都統等不可以其由執事人處退回遂不審其賢否遇署叅領缺出濫行保舉夫叅領之職甚屬緊要必試之以辦事劣則糾叅果係賢員於陞遷列名之時務將從前在執事人處行走因兼驍騎校奏明退回緣由聲明具奏著將此旨通示八旗特諭

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驍騎校護軍校雖係官員實與兵丁無異伊等於通倉支領米石其所用車價較多嗣後驍騎校護軍校等俱著於京倉支領米石特諭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因從前交總理事務王大臣所議之事及交各部院所議之事每致遲延宜行定限完結之處降有諭旨而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已經定限奏請遵行自今看來

又漸懈弛致有遲延事件著交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再行徧傳各部院及八旗務令照依從前所奏定限遵行若所議之事或俟其大臣或傳闗係事内之人或有行查别部院等事以致遲延者於滿限時著各該處聲明原由將展限之處繕摺奏請其奉旨交查事件著給限一月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黒龍江將軍陳泰保送卓異六品官阿爾賽謂其射

箭好人去得阿爾賽懇請在京居住朕將阿爾賽留京曾交伊該旗大臣等令其遇缺補用至今尚未具奏著將阿爾賽補授額外副叅領供職行走缺出令其頂補再外省官員有奉旨著留京者凡遇補用之處即行請旨或有與阿爾賽相類者亦未可定嗣後交兵部八旗將記名留京人員不可遺漏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領侍衛内大臣兼鑲藍旗都統公馬爾賽將該旗年力衰老驍騎校等應否革退

之處請

旨具奏奉

上諭若將伊等盡皆革退勢所難行非止於爾一旗著交八旗各將該旗驍騎校内有年力衰老不能辦事者各該都統查明奏請革退每旗所奏不可過六七人如再有應退者著陸續具奏凡伊等曾否効力行間有無功牌及得傷之處俱著詳查以聞現有步軍統領將年力衰老之步軍校等奏請革退之例俟朕覽定降旨施行

再降旨與護軍統領等凡年老護軍内除應陞護軍校驍騎校人外其年已老邁又不至應陞者若竟革退殊覺可憫伊等不得錢糧何以為生著會同都統等將伊等移在馬甲行走其缺於人材少壯之馬甲内挑為護軍則護軍營亦得整齊矣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凡祭祀之時或朕躬親祭或遣大臣致祭著將兵丁習射演放鎗礮暫且停止俟過祭祀之時再行操演將

此傳諭八旗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朕閲吏部定例内載世襲官員因罪革退其革退人之子孫不准承襲襲與親兄弟若無親兄弟及親兄弟無子孫者即原立官之人有别派子孫亦不准襲即行除革其應除革人内如有阿思哈尼哈番精竒尼哈番公侯伯等官俱係大員另行具奏等語看来世襲官員因罪革退者若無嫡親兄弟有襲與兄弟之子者亦有

不襲與者其中有世襲罔替者亦有承襲數輩者夫世襲官員俱係原立官之人宣力國家所得之官該旗並不聲明概行革退致有遺漏亦未可定且罪有重輕官有本源必皆明晰辦理方為妥協嗣後八旗世襲官員如因罪革退不准其子孫承襲外若無嫡親兄弟即襲與親兄弟之子孫若兄弟亦無子孫竟至除革者無論官之大小俱將原立勲績之處與被罪緣由及原立官之人之子孫一併查明奏請應否承襲之處俟朕閱定

如此庶爲國宣力原立勲績之人不至泯沒矣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盡三年喪禮齋居養心殿聞得裕親王保泰在家唱戲曾問及保泰伊竟承認復任意妄奏因愧成怒大失臣節若治其罪則應置之極典朕因追念伯父特予寛免理合益加感激朕恩効力行走以贖前愆乃保泰前者於八旗衆大臣前將朕所交事件托言昏庸不能辦理憤怒請退朕未曾俞允近来看其辭色甚爲不恭

伊本昏悖之人想亦存阿爾松阿之心伊等原屬朋黨並無出力之念今朕雖勉强任用亦於國事無益著將宗人府禮部都統武備院及看守大阿哥等事俱行革退朕看伊如何在家行樂唱戲保泰既無為朕出力輔理國政之心料伊子亦不得力俱著革退令隨伊父安逸供其子職朝夕盡孝可也朕登極時即將保泰恩寵重用伊之三子朕俱加特恩保泰幼年初在内廷行走之時

皇考令朕教其經書算法率領指示行走保泰受朕恩遇甚
深又伊合家俱賴朕成全之處伊門下人等所共知者
朕所施於保泰之恩伊此生何可背負乃自將蘇努問
罪以来保泰致恨於朕即生異心其不知輕重至於如
此朕與保泰兩人之事惟
上天
聖祖及朕伯父伯母之靈實昭鑒之伊等計謀但欲逼朕合
於廉親王之言以搖動衆心朕亦無可奈何惟有據理

行事而已欲朕隱忍以受庸主之名朕斷不能垂泣降此諭旨宣付起居注並令宗人府及諸王大臣等知之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御乾清門聽政事畢名滿漢大學士大將軍年羮堯九卿暨科道奏事各部院司官等

諭曰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險結黨營私惟阿靈阿揆敘二

人為甚阿靈阿乃
溫僖貴妃之弟也康熙三十三年
溫僖貴妃喪事停殯於朝陽門外阿靈阿舉家男婦在殯所守孝而阿靈阿與其長兄法喀素不相睦必欲致之死地乃造言其兄法喀與其三兄福保之妻踰牆調誘欲行姦汚以此播揚於衆曾經
皇考洞悉其奸僞面加誡飭謂喪事會集之所族大人衆焉有男女無別而得以肆行無忌之理阿靈阿兇毒益甚

堅執前說以致

皇考震怒嚴行處分阿靈阿遂敢仇怨

皇考百般設法陷及無辜其以曖昧不明之事揑造陷害令他人抱不白之冤欲以遮蓋其家醜者不止數十百件阿靈阿忍言狗彘不為之事是必能為狗彘之行者也伊自知罪惡深重必為國法所不容自此心愈奸狠縱恣酒色以至滅身雖非自盡同於自盡實天誅之也年少大臣內如阿爾松阿朕見其言談漢仗似可教導驅

使曾屢諭阿爾松阿爾父阿靈阿罪惡甚大固難赦宥但爾若能痛改前非誠心效力便為幹父之蠱朕之初意原欲俟其果能仰遵訓旨洗心滌慮報効國家然後將阿靈阿罪惡聲明其子阿爾松阿既能改過自新朕尚加録用若其黨與固結怙惡不悛朕必將阿爾松阿明正典刑竝將其父奸回罪惡昭示於衆以戮其屍近日看來阿爾松阿不但無改悔之念世濟其惡而柔奸狡猾甚於其父若復優容則縱恣日甚必致法難寛宥

且於事大有關係因此即行斥革正以免其一死但阿靈阿從前所作罪孽不可不明示諸臣當日二阿哥不仁不孝貪暴昏庸我

皇考既已深悉以

宗廟

社稷為重知其斷不可主神器廢儲之舉早已斷自

聖衷豈有以臣下設法揑造蜚語遂行廢立之大事乎乃阿靈阿等欲借此機會攘為己力並鼓惑諸王是以日夜

謀為造作無稽猥鄙之談轉相傳達以致
皇考聖心憤懑莫可究詰此朕與阿靈阿揆敘不共戴天之
恨也而揆敘挾其數百萬家貲與阿靈阿等合謀買囑
優僮下賤每於官民讌會之所將二阿哥肆行汚衊京
城言語謂千金買一亂者人所共知者也即明理者聽
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無父無君莫此為甚二阿哥
昔在東宮即朕亦謹守弟臣之禮但於其乖謬之處決
不順從跡似强抗耳阿靈阿等乘此之際故為與朕和

好之景與衆觀之而其一切行爲皆似出朕所指使者
無知小人不明大義竟疑朕與二阿哥爲難謂阿靈阿
揆敘皆附和於朕朕果如此居心行事
皇考豈肯以
宗社大統付托朕躬乎國家之事莫大於正名朕之所以諄
諄明諭諸臣者職是故也阿靈阿揆敘等要結允禩允
禟允禵等同爲黨援肆無忌憚舉國共知阿靈阿謂伊
年庚係庚戌己丑丁未壬辰與前代帝王相同揚言不

諱其心叵測伊等不知廉親王之柔奸但謂其軟善易於挾制妄冀得志自必聽其行為而廉親王等久蓄異心同類相合遂成黨與踪跡顯著然此等狂謀亦止能煽惑無父無君之人欲以誘朕豈可得乎廉親王允禩既與阿靈阿揆敘等結為一黨不肯改悔即著允禩將阿靈阿揆敘墓上碑文磨去另於阿靈阿碑上鐫刻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於揆敘碑上鐫刻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敘之墓以正其罪昭示永久庶使人

心知所儆惕朕從前往盛京恭祭
祖宗陵寢時見阿爾松阿曾祖額宜都之墓附在
二陵之間當日君臣相遇恩義之厚禮待之隆千古罕有迄
今猶令人景慕不已適伊族姪奉天將軍唐保住隨行
朕顧謂唐保住曰爾祖受國厚恩無可比倫爾等宜效
法爾祖輸忠盡力方不愧勲臣之後今阿爾松阿所行
如此著將伊公爵革去與伊伯尹德承襲阿爾松阿發
往奉天守伊祖墓令其思過若能悔改前非安静謹守

則已倘不痛自懲艾尚敢逞其故智朕必置之重典矣朕臨御萬方所恃者惟賞與罰賞之而不知感罰之而不知懲此皆允祺一人隨事設法有意誘惑之所致也用是恐懼不得不再三誡諭爾諸臣宜交相勸勉曉然於君臣之大義不貳不惑庶幾移風易俗助朕為千古令主乃不負朝廷擢用之恩至如廉親王允禩素行柔奸舉朝不察但覺其詭隨可喜是以朕每有訓飭衆或面是心違鮮能確知其非者事之關係孰大於是自古

人臣尚有舍身以成其名節者朕為天下主亦明知諸
臣言煩而聽厭然不得不竭力盡心挽回習氣若終於
不能何以仰答
皇考付托之重乎馬爾齊哈之父費揚古蓄志奸巧不肯安
分田里教令其子各處鑽營為阿靈阿第一用人藉行
醫以私結黨援指天文而妄談禍福此惟愍不畏死之
徒受其愚弄我
皇考至聖至明豈以萬年之大計取決於放誕無稽星卜微

賤之論耶馬爾齊哈前任船政同知時貪婪不法大有虧空乃恃其内陞逼勒後官接受交代總督查弼納巳繕摺奏聞朕令其具本參劾著將費揚古馬爾齊哈鎖拏交送刑部籍没其家俟查弼納參本到日嚴審治罪總之人心世道以理為準阿靈阿揆敘此二人恣行奸宄包藏禍心非朕不能如此深知亦非朕不能如此詳言即有下愚不肖護黨徇私抵死不悟而朕之明旨已定此案之爰書是非邪正瞭如指掌不特朕得以雪數

十年積恨而世道人心均有攸賴爾諸臣其共悉朕意
特諭不必回奏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王貝勒公等悉有一定品制國家大典攸關不可稍
有踰越亦不可過為貶損各按品制遵行乃合於理如
或有意貶損亦屬違法朕前為貝勒時並無僭越之處
後為親王亦未嘗有意謙抑惟遵國之制守已之分而
已近聞廉親王允禩過為貶損凡事俱減於伊為貝勒

之時至將引馬悉行撤去此伊專事詭詐以術巧取謙讓之名以誑惑不知道理之愚人邀其稱譽又以此形容朕為王時所行似為僭越之意懷奸敗法莫此為甚此等詭詐之行朕一經剖明宣示於衆則伊之存心卑鄙險惡昭然矣將此曉諭諸王貝勒公等嗣後再有此等不按定制過為貶損以取虛名紊亂典章者著宗人府衙門即行糾叅特諭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諭五旗諸王所屬佐領有移置者其佐領下人内如有感戴舊屬王不能舍去之處令將情由奏明其舊屬王等於移置佐領人内如有役使年久曾獲其力不忍遣去者亦著將情由奏明朕另有區處不然既移置他王門下仍在舊屬王處私行夤緣来往經朕查出務必從重治罪著將此旨併諭移給佐領之諸王令伊等亦加訪察倘有此等人即行指出叅奏特諭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上諭

皇考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決獄理刑務求平允獨於徐彩官毆死人命一案從寬減等流徙陝西此

皇考因徐彩官係朕藩邸之人恐因此累及於朕特施寬典朕再三奏請將伊置之大辟未蒙

俞允此案事情徐彩官原係可以為首可以為從之人彼時趙申喬未達

皇考聖意固執已見然較之衆人游移無定者不啻天淵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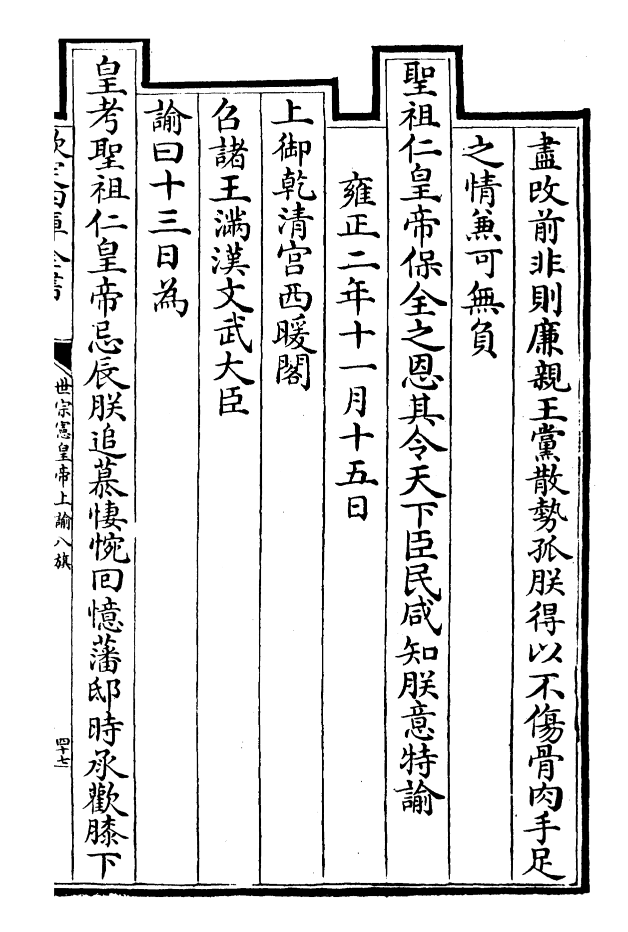
深嘉之即原參官御史陳珣不得已而奏劾之情惟朕
深悉是以即位以来曾降旨吏部查其現在何處尚欲
加恩惜其已故迄今朕心既未能見白於天下而迴思
皇考委曲愛朕之
深恩此心悽惋何能自已兹據年羮堯奏稱徐彩官尚在戍
所著將徐彩官挐解刑部仍按律擬絞監候自今以往
諸大臣既得悉知
皇考愛護朕躬之

深恩而朕仰體
皇考鴻慈亦斷不肯以藩邸細人使國法少有屈抑且又焉
知
皇考非有意留此案待朕更定使天下臣民咸知朕之居心
行事如此罔極
深恩朕何能一刻暫忘也特諭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上諭廉親王存心狡詐結黨營私自朕即位以来凡遇政

事百端阻撓即如清查工部清片一案廉親王以重為輕以輕為重顛倒錯亂必欲將朕聲名敗壞其從前所犯罪過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十件朕俱曲為寬宥不過切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並未降職一級罰俸一月乃在廷諸臣為廉親王所愚反以朕為過於苛刻為伊抱屈即朕屢降諭旨之時審察衆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親王貽累者甚多乃甘受罪愆並不歸怨廉親王而廉親王亦恬然自

安竟不知愧又不念及國法全無恐懼此黨援之終不能解散者也黨援必由衆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廉親王之非則黨援自散廉親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為乎朕曾降旨與廉親王汝心既有不服便當令汝代理政事廉親王奏云若如此我惟有一死而已揣其意若彼時諸臣順從廉親王亦直任而不辭若諸臣不容則竟捨身以成其名朕豈肯明知而墮其術中逼致死地乎朕此一舉又萬不可也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

糧廉親王私幫數千金代伊完納其意以為他人凡事苛刻而我獨優容加恩不但要結岳周一人竝令所管之人無不感戴如此沽名要譽竟不知其何意岳周竝非無力完項之人昨伊將現銀二萬兩請托大將軍年羹堯薦伊為布政司年羹堯據實參奏朕用人皆出至公此等小人不止儌幸妄進併欲使朕之聲名有玷耳廉親王至今尚無攺悔之心諸臣不復醒悟積習若此何所底止因此朕不得不諄諄誡諭倘諸臣洗心滌慮



盡改前非則廉親王黨散勢孤朕得以不傷骨肉手足之情庶可無負

聖祖仁皇帝保全之恩其令天下臣民咸知朕意特諭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名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曰十三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忌辰朕追慕悽惋回憶藩邸時承歡膝下

荷

皇考顧復之恩事事安受其福況朕秉性踈懶喜愛清閒今纘承大統朝乾夕惕夙夜祗懼昔日之景渺不可得自古云為君難若非身體力行不能確知其難朕侍

皇考四十年来伏見

皇考憂勤惕厲宵旰不遑未能窺測一二或遇一事似難區處而行之坦然或遇一事似屬尋常而倍多委曲或有一人似不可用而用之不疑或有一人似若可用而置

之不用彼時茫然不解其故及今乃知為君之難非親
歷其境不知其中有萬難萬苦處也朕以為子者積數
十年之久日侍左右尚不能窺見
皇考至難至苦之處爾等為臣者豈能窺見人君難苦之處
乎夫為君難為臣亦不易豈惟為君必親歷始知其難
即為臣不易亦非親歷其境者不知如不為諸王豈知
諸王之難不為大臣豈知大臣之難即如年羹堯建立
大功其建功之艱難辛苦之處人誰知之隆科多受

皇考顧命又誰知其受顧命之苦處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難外臣不知廷臣之難總之非身親其境不知其難也夫為君須實知其難為臣須實知其不易然後能各盡其道如朕謂予無樂乎為君便是一言喪邦也如隆科多年羹堯謂予無樂乎立功便當禍不旋踵矣以至大臣官員莫不皆然然為臣之難朕向為子臣四十餘年久已深知而為君之難諸臣豈能知之乎古來崇尚虛文者好為議論謂如何乃盡君道此皆不過空言

懸揣毫無當於實際若但評斷帝王高下猶易為立論至於隱微深曲之處未嘗躬履其境身親其事何能知其難也故凡輕為論說者皆所謂未見顏色而言者也從來君道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試以用人之難為諸臣言之書曰與人不求備蓋人才難得有才未必有守有守或短於才才守兼矣又謗其人素行可議或其人出身微賤或其人未曾讀書數者既全又謗其不能約束子弟家人若不棄短錄長則無可用之人矣惟知人

者乃能善任且如朕兄弟中如康親王其心斷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如誠親王其才甚屬可用而其心又不得不置而不用以朕四十年兄弟事事無不洞晰而用之之難尚然如此又況大小臣工朕不能悉知者乎夫薦賢固大臣之事而用之則在於君既已薦之於君則其事畢矣受薦者亦惟知有君而已矣若薦人而存一市恩望報之心則植黨營私何所不至受薦而懷顧私恩黨同附和致昧君臣大義皆亂臣賊子

罪不容誅者也所薦之人果能為國為民則當與之同心協力設所薦者負君負國則是我之仇敵矣尚可回護容隠甘與之同罪乎凡有保舉不過各就其平日所知豈能盡保其將来如廣西布政司劉廷琛原係年羮堯所舉今行罷斥矣即如黄叔琳為朱軾所舉今亦處分矣在年羮堯朱軾不過一時誤舉無大關係而朕任使不得其人費無數焦勞籌畫大臣中如年羮堯朱軾可謂公慎無私仍屬知人者然即使盡其所舉亦不能

充滿庶位試問二人亦必以不能周知為對朕令大臣輩各舉所知其不知者即可以意中無人覆奏若朕則統理天下政事有一職即需一人豈得以無人充此職而可推諉乎若百職皆得其人偶有一人未當即為朕躬之咎即其人百事盡善偶有一事之誤又為朕躬之咎此則難之又難者也至於理財之難更為諸臣言之為君者豈不知蠲租薄賦重賞厚禄乃人君美德然國家經費浩繁上自

郊廟社稷祭祀大典下至百官之俸吏役之需外而兵丁之糧餉河防之修築何事不取資於國帑務須足用且有備無患凡軍國大計以及年歲豐歉之不齊又須儲蓄以待用設或經畫未周以致國用不敷必反致於重累百姓此失算之甚者若止論人君一身縱極奢侈一年所費斷不至於百萬何難取給何必較量於賦稅祿賜出納之際一似過於吝惜乎如康親王以要結人心為事傾

貲財以助其私人即罄盡無餘至於艱窘之地朕只得仍資養其身家不然人將誣朕為薄於兄弟矣若朕沽名釣譽妄費濫施設至國用不足更望何人幫助乎且如近日岳周一案岳周為工部司官廉親王始而叅劾繼又幫銀數千兩代完公項岳周身家有餘廉親王力量有限而如此作為不知何意且岳周將現銀二萬兩向年羮堯求薦布政司人皆知為廉親王典舖中物以廉親王之所為雖竭府庫以與之亦不足以供其要結

之費朕為天下之主豈肯為此私恩小惠毎人悅之以失經邦之大道乎朕非吝惜苛刻之君蓋權其得失較其利害期於籌畫萬全此理財之所以難也然用人理財之難總莫難於使人人盡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詐百出即如近日賞兵則相與謠言曰此大將軍年羮堯所請也夫朕豈幼沖之君必待年羮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羮堯强為陳奏而有是舉乎此不過欲設計以陷年羮堯耳近又謠言曰一月將增給兩月之錢糧其意欲

以此萬不能行之事煽惑人心使各懐非分之想則按月所給者必不知感恩戴德矣自朕即位以来加恩八旗之處甚多伏念
皇考臨御六十年所以養育八旗者曠典殊恩深仁渥澤重疊周至未可枚舉而伊等任意妄費仍至不能自給在伊等或疑
皇考以沖齡登極深居九重一切纖悉艱難之處尚有未盡周知者亦未可定若朕在藩邸四十年閱歷甚乆豈得

猶以朕為未盡知者乎朕非不欲踰格施恩使人人出於望外然經國之道量入為出故必揆國用以沛恩施乃為可久之計而受恩者亦當謹身儉用撙節愛養無至一時告匱以副朕撫綏保惠之苦心朕方欲為之立法定制次第經理以期家給人足耳夫朕為天下主四海九州之大八旗之衆憂樂相關時存念慮凡所加恩者皆君道所當然原非欲其感恩戴德樂為朕驅使而然也朕屢次所頒恩詔所降諭旨當另行曉示八旗使

咸知朕意葢所以憫其勞苦恤其窮困給其衣食之資廣其登進之路者亦可謂計畫周詳靡不備至矣今造為謠言者乃於兵丁月給之糧造此不根大言欲將朕從前所加恩典盡皆為其掩葢使人人但生觖望之心不懷感激之念此皆允禩允禟允禵等之黨與留意興造訛言動揺衆志甚屬可惡去年

皇太后賔天時外間謠言朕欲令允禵總理事務允禵奏云若欲令我總理事務須將隆科多年羮堯二人擯斥再

發庫帑數百萬賞賚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數百萬
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從任事其荒誕無稽駭人
聽聞至於如此以後步軍統領八旗都統一聞此等謠
言即當立拏究其根柢以懲奸宄不可輕貸前朕所頒
諭旨發阿靈阿揆敘之奸乃朕數十年來真知灼見定
成爰書聞亦有疑為年羮堯所為者朕之年長於年羮
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幾庶務無不洞燭其隱微年羮
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聦明才

智乎朕因年羮堯為藩邸舊人記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筆通暢能達朕意且秉性鯁直不徇情面故朕早有此意待其来京陛見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耳而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羮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者妄謬悖亂一至於此深可痛恨隆科多實心辦事恪謹盡職近亦有人議及其家人者凡人十事中九事皆善而一事偶失檢點人皆舍其九事之善而指摘其一事之失此因爾等互相妬忌不能同心為

公之故耳朕欲諸臣去其私心將所頒朋黨論反覆玩味實踐躬行自能一德一心與人君同其好惡古来書史所紀多言人君為臣下蒙蔽朕以為不然夫人君豈皆庸闇必待賢明之臣引君於道獨無睿哲之君可以訓廸臣工而引之於道乎朕自揣生平諸事不讓於人向在藩邸時諸王大臣不能為之事朕之才力能辦之諸王大臣見不到之處朕之智慮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盡其心思才力以轉移風俗豈肯安於不能且天下

之人上智下愚則少而中人之性為多如中人盡皆覺悟幡然變其積習即留一二大奸大惡彼亦不能跳梁可以徐為之計總之人臣不可有一毫私意結成黨援此倡彼和樹恵邀恩朕在藩邸時剛方公正坦白無私一切攀援附會之徒槩行屏絶從不作此不法之事從不存此無恥之心素欲以正大光明挽回朋比黨援之習今若稍有懈怠使小人得以乘隙肆行則是朕廢弛所致乃朕自蒞政以来早夜勤勞兢兢業業精神力量

沛然有餘若如此諄諄告誡至再至三而錮習未改是爾等不可救拔自速其辜朕安肯視風俗之頽靡聽其沈溺而不返乎嗣後大小諸臣洗心滌慮務以精白至誠去其愚詐庶幾諸王皆勉為賢王公卿大臣庶司百職皆勉為名臣同心輔朕為一代之令主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葢為君者克盡其難則可至於易為臣者克盡其不易則不終於難爾等誠能深體朕為君之難朕必成就爾等以為臣之易矣朕非好辯也不得

已也爾諸臣其諒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八旗人等人君撫馭羣下如父母之於子保惠愛恤之心無所不至然必為之計其長久如不為長久之計雖疊沛恩施未有不終至於匱乏者朕自即位以来凡加恩於爾八旗者不為不多如恩詔内凡披甲礮手步軍及京城之當差効力者屢次賞給一月錢糧上三旗内務府佐領下執事人俱賞給一月錢糧其出征大小

官員則賞給半年之俸出征塘汛兵丁則賞給一月錢糧盡免其所借銀兩八旗舉人生員則賞給銀米資令讀書又特頒諭旨八旗所欠公庫銀兩槩行豁免每旗添設養育兵丁錢糧四百六十分八旗鰥寡孤獨每月給銀一兩米一斛又發帑金八十萬兩交諸王大臣生息以賞給旗人喜喪之用凡曾出兵而年老殘疾無倚靠者給與俸祿錢糧贍其終身盔甲弓箭俱賞給銀兩製備上三旗侍衛窮苦者每月賞給馬錢每旗一百分

護軍校驍騎校令在京倉支米省其脚價九門門軍皆以滿洲兵丁充補又於
南郊則有賞祭歷代帝王廟則有賞祭
陵則有賞又軫念八旗人等生齒日繁令分居圓明園鄭家莊熱河寧夏等處俾遂生養又特開井田以為八旗養贍之地而八旗之因公詿誤革職者則免當苦差八旗之另户領催馬步兵閒散無陞路者則試其繙譯繕寫以八品筆帖式用各部院無品級筆帖式無力捐級者

亦以考試量給品級又特開繙譯科考取生員舉人進士又令滿洲得與武科生員舉人進士以收人才又設立義學以廣教育葢所以憫爾等之勞苦恤爾等之窮困資給爾等之衣食成就爾等之功名者亦既委曲周詳靡不備至然亦須爾等謹身節用克儉克勤以副朕懷朕在藩邸四十年凡爾等艱苦之處纖悉曲折無不周知惟其念爾等之切愛爾等之深故必為爾等計其久遠若一時漫為非分之施國用既不能繼而爾等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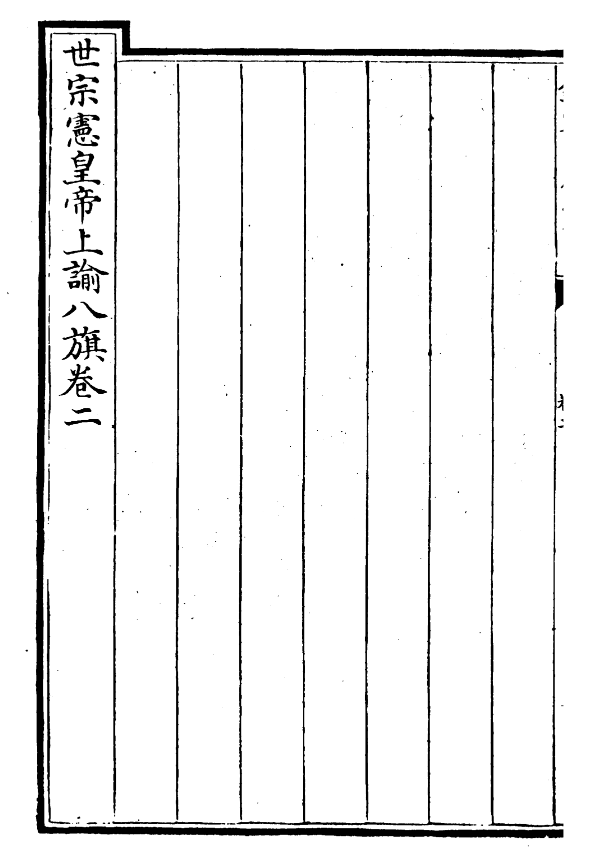
易妄費立見其盡終屬無益朕之諄諄訓誨者非欲以
恩澤示惠以結爾等之心使樂於驅使也誠欲爾等體
朕保惠愛恤之苦心庶幾人人自愛朕方將次第經理
務期生養安全俾爾等家給人足子孫安享太平爾等
宜咸知朕意特諭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交廉親王辦理之十萬庫銀此時即至如許虧空著
詢問同伊派出之散秩大臣舒魯尚書孫柱爾等係同

廉親王派出之人此項銀兩何至如此虧空若謂未曾告知爾等私行辦理爾等理宜奏聞爾等若知其虧空之故即將情由聲明再交裕親王辦理之十萬庫銀亦著貝勒滿都護隆科多夸岱查奏詢問同伊派出之大臣等此十萬銀兩有無虧空之處著令查明將所查之處爾等詳核再嚴交同諸王派出之大臣等此時已經查出交廉親王銀兩如許虧空或交他王等銀兩有似此虧空者亦未可定爾等俱係同王等派出之人王等

若不告知爾等私行辦理爾等即宜陳奏若爾等明知
而任其虧空不得謂與爾等無關涉也特諭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八旗大臣等將奉
特旨施行及條奏准行事件內有無成效之處公同會議
具奏奉
上諭爾等所奏甚是但內有兩事無益一事尚未著有成
效等語凡條奏事件所以交與爾等議者特欲爾等據
理詳議爾等彼時不加詳究遽議施行茲又徒云無益

並不将原奏事件情由與爾等如何議行及現今如何無益之處申明如此則不知之人必謂朕遇有條奏輒交爾等施行矣今将爾等所奏無益之事明白分析另摺具奏嗣後凡交與大臣等一應事件著各該旗詳究擬議再與八旗會議某旗所議當理即照某旗而行如不便畫一即兩議具奏或一二旗有另議處各将另議之處奏聞俟朕閲定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二